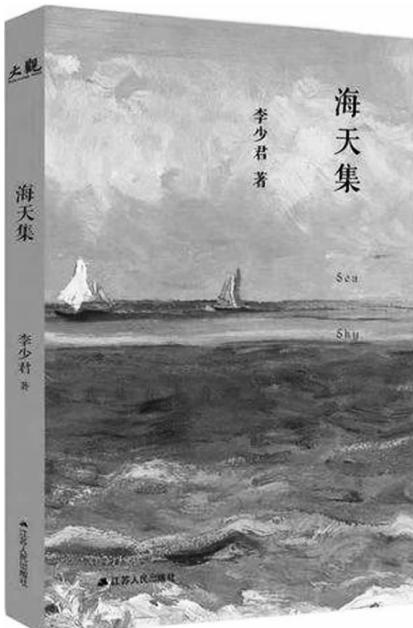


# 李少君诗歌:时代心史的语境与告白

时代的心史往往就是个体的心史,独特的个体存在及其文本为时代制定路标与风尚,但这一切又总是出于轻松随性的为好。李少君似乎是在一种轻松的叙述当中呼应着时代的心史在构建他的诗歌王国。



《海天集》  
李少君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买到李少君的《海天集》一口气从头到尾读完了整本诗集。平心而论,在现代诗的桀骜拗口与其需要高深的审美判断前提下,这实在是一种很难得的阅读经验。诗人尽可为一种孤绝高远的表达有自然的辩解,希尼就大致说过,“写晦涩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尊重读者。因为那是相信读者可以与作者和文本有民主的对话,从而可以自然跨越那些或明或显的障碍。”但同样,并不晦涩甚至有溪流般清澈透明语境的诗歌一样可以是很美的,如李少君的诗歌就是如此。

## 语境:“大海”之为背景

在整本诗集的视野里看,“大海”无疑是一个语境创造式的概念。就像诗集中《垂竿钓海》中对于“钓鱼”这一简单生活行为的诗意诠释,“我感到:我只要一提起竿/就能将整个大海都吊起来//一根线就将整个大海牵起来。”大海仿佛是一个语言与行为的身体合而为一的屏障,“而世界在我的后面/如静默无声的观众”。李少君的所有诗歌里面都有一个尽可能透明的语境,语境与叙述一体,从属于主体的深沉宁谧经验,如抒写独坐诗的《夜晚,一个人的海湾》,“我感到整个大海将成为我的广阔舞台/壮丽恢宏的人生大戏即将上演——”这是毕竟回溯到自我内心世界的语言编织的幻美之物,灵动不可方物和把握,于是当然想起他的那首《仲夏》,一首有叙事意味的诗歌,讲述蜘蛛为了织网而捕捉小虫儿,小飞虫尽情地空中漫游而深陷网罟,“前者不费心机/后者费尽心机/但皆成自然”,充满了生活情趣和从中生发的小小哲理。若细品则如万斛泉源,可以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的观感,庄周式的“物与论”,文字的“指事与形声”,仿佛归溯于同一个浩大的宇宙沉梦,谁不是活在自然的网罟当中呢?如果连话语、诗歌自身也是网罟游戏的一部分?若读书如陶渊明“不求甚解”,这随意翻过,也无伤大雅,若略一沉思,这样四两拨千斤的写法,明白如话的告诉,也足够人联想、沉吟终日,以消永夏了,一如“但大海永远是巨大的幕布般的背景,天空则是人们仰望的方向”,这首《诗》里提到的“每一次剧烈的搅动将一切翻涌”,总让人想到印度教神话里面善神恶神一起搅动须弥山山根下乳海的传说。《诗》未多发

挥,却使人沉思。

“大海”是李少君有意营构的心意象,言近旨远,大海是海风、海角,“海风中摇曳的明艳的三角梅的背后/是海角,更远处/是天涯……”大海也可以是阔大到使人产生荒诞之想的,“从背后看,他巨大的身躯/就像一颗孤独的星球一样颤抖不已”(《黄昏,一个胖子在海边》)异化了的身躯却有终不可异化之物的临在,这首诗似乎揭示了李少君觉察到诗人孤独与都市生活之沉沦并存,于是生无可奈何感的调侃式态度,背后有对人的深深理解与体察。

## 告白:江湖以及故乡

如果说“大海”处身的海天之阔大,会让人想到东西方文化冲突、对话的互文,诗人个体生命经验的种种“间性”,那么“江湖”则导向的是一种幽深的天、地、人、情,诸般生命中意念关怀之物的故乡感,是李少君“诗意的栖息”之所在。他实在是一位常常心怀着善意、温暖的诗人,“一边是哀泣与祭祀,一边是踏青与高歌/悲伤与喜悦同一刻发生,酒醉催促高潮//这一天,神和鬼私自默契/应允许诺万物以安宁清静/这一天,天和地亦商量妥当/要启用这一天来达成一个世上的大和解”(《清明》)李少君并非不明白尘世之恶甚至诗歌、艺术里蕴藏的恶的存在与动能,如诗集中写到的返乡者路途遭遇多舛的叹息(《回湘记》《探亲记》),底层的琐屑恶俗心态(《摩的司机》),但那些始终是云淡风轻、若隐若现、点到即止,他始终不渝歌颂的还是善与和解的精神,一种十分中国的“中和”精神,这种信念只怕也是他的艺术信念,最终由一种自由、轻松和富于人性审美意味的书写造化了诗的无意识,如“草原上的醉汉不会迷路/忠诚的马会把他带回家”(《草原上的醉汉》)。

总觉得李少君那种偏于印象式的诗风会给人不深刻、不多情韵等可诟病之处。但诗人或者是对此有充分意识的,所以他会写那样一首《一块石头》,全诗无非写的是少年时候看到的一块石头怎样从山坡上落到小溪边的印象,但是在诗歌的结尾却说到,“很多年以后,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看到的这一幕/才发现这块石头其实是落入了我的心底。”每个人都有心灵积淀的深刻的印象,或者源自于重大生命事件,也或者仅仅是源自于一瞥的凝视或任何忽然而至的思绪。李少君不多玩弄语言技巧,对于诗意图的沉重与语义的密集度也无所用心,这使得他写的即使是那种积淀着他很重、久远的印象之思,也是简单明快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也格外看出一种他的旷达与自在呢?还有汉诗中对生命里细节之物的细腻关照方式之一种呢?

卡夫卡曾经说,“作家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人,而往往只是在生活这个大笼子里面一只只也许多一点点身上色彩斑斓的鸟儿而已。”话语的表达有天生的迂曲与无为。命运的种种捉弄才是诗人在语言致敬以外想有更多把握的纯然之物。譬如那首《老年》,充满聆听与告白的温情,讲述的是患有脑退化症的父亲的回忆。浅淡的叙事性当中却藏着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生命事件。极度偶然又蕴藏着极度必然,每一个人的经历甚至是我们完完全全的身体之来源,岂不都是来自于时间诞生之偶然,却又融入了一种空间幻有之必然吗?命运之洞见,仿佛才是诗歌处身的故乡。“那一年去朝鲜战场送兵,几十辆大卡车/我在最前面押车,中途休息时/认识

一位也是押车的老乡,聊得熟了/他说我很划得来,后面的都得吸灰尘/他就老咳嗽。我很同情,就和他换了/……结果,前面的卡车被美国飞机炸掉了//父亲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代替了我死,我代替他活了下来”//说完父亲脸上闪过一丝瞬间历尽沧桑的平静/我杯中的热茶也正冷下来”有这样生命大悲凉的极度命运拨弄的慨叹,命运感作为精神故乡的感受底座,最后几句人境合一、余音袅袅,告白之情昭然,语言技巧的花活儿有时候藏起来比运用到巅峰状态,要更好、更加动人。

## 时代心史:视角艺术与《闯海歌》

笔者比较欣赏李少君笔下那种视角延伸及丰富带来的种种喜感和人生感悟的诗句。这种颠覆有时候在很多诗人那里是不厚道的,会充满对世间有情众生的嘲笑和对世界为何如此分崩离析的指斥感。但是读李少君,往往让人感受到的更多还是一种主体意向性的自足,有着“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幽深的心绪。譬如那首《老火车之旅》,“我仿佛从未坐过如此时间漫长的火车//我的脸睡去/我的嘴还醒着/它还在制造着口水/我的屁股睡去,我的手还醒着/他向不可知的地方摸索//最关键的是,我的身体睡去/我的心还醒着/他还想拥抱一个未曾实现的梦想”。诗人奥登就曾写过将身体的各个部分当成哀悼自治区来吟诵的悼念叶芝诗句。李少君这首诗也是如此写区划开来的身体经验,他似乎憧憬的是一个碎裂视角中的、意向性的愿望着的身体,这个身体具有种种本体论经验上的不一致性,但又归终是统一于一个未曾实现的梦想。这梦的背后是有着主体经验的精微觉察和本质经验的,所以这有点调侃的诗句却也带给人一种身心经验一体的启迪感。

时代的心史往往就是个体的心史,独特的个体存在及其文本为时代制定路标与风尚,但这一切又总是出于轻松随性的为好。李少君似乎是在一种轻松的叙述当中呼应着时代的心史在构建他的诗歌王国。而说到底,诗歌是一种极具个人魅力的文体,抒发性灵、彰显个性,并最终在话语形式中找到自己的唯一性与差别性,这往往构成诗学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无论怎样的煌煌大诗或者严密诗学,总也要在特定的语境里面才能成立。如前所述,如果仅仅是看语言形式的话,还是要承认李少君的诗语可鉴别性不是那么突出,语言的艺术感和可锤炼的精密度有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但就目前而言,他的诗歌所形成的透明的语境与真挚告白的态度,总还是带给我们一些可称精粹与广远的审美愉悦的。这正是笔者能够一口气读完李少君的诗集并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其创作的原因。

即如李少君最近获奖(第四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而又引发探讨的《闯海歌》而言,其过度的叙事性和不事雕琢的语感,有时候为人诟病为散文化的诗歌。但这首长诗背后揭示的和表现的那个特定改革开放年代里面热血青年赶赴海南,参加国家建设和发展创造的热忱,依然在题材上获得了一种庄重的诗势及其人民性,同时,他钟爱的叙事性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的诗歌语境的透明与通达,甚至为了还原一种场景的真实感,不惜伤害诗意,出现了人物视角的种种语流。一方面可见李少君对那段时间的挽歌式的念念,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的在念念与告白中经验自我与家国天下一体的用世之心。 姜丰

# 莫将成败论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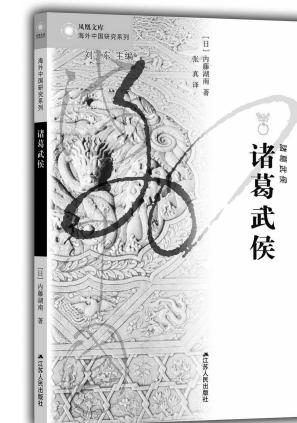
诸葛亮,还有三国,真是不尽的话题

眼光。世人多知诸葛亮的《隆中对》,多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前后《出师表》,甚至还有他的《诫子书》,但因为在父亲的带领下,研读关于光武帝刘秀的资料,发现了诸葛亮不大同意曹子建对刘邦与刘秀的比较,他起而反驳,颇显锋芒,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识过人。

在诸葛亮看来,古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这句话虽然很短小,但可以比喻二位汉朝开国皇帝当时的情形。光武帝刘秀神思智略之计较,生于天授之才明,所以帷幄无不出于他的思考的范畴,奇计无不出于他的考量,于是集思广益,一起成就王业而已。汉光武帝的上将不逊色于韩信、周勃,谋士也不比张良、陈平的水平差,原因在于光武帝策略思虑深远,能任才适用、曲突徙薪之明;汉高祖则凭借其大度容纳各种人才,才有陈平、张良、韩信、周勃各展其才的功绩。这样看来,还是诸葛亮的看法更为公允妥当,符合实际。内藤湖南在《诸葛武侯》中提到了苏轼关于曹操精于知事短于识人的问题,这种看法当然可以讨论。但诸葛亮在东汉末年那样的混沌迷茫之中,能够如此清澈透明地知人论世,能够一如既往地追随刘备,真是乱世纷纭扰攘中的一脉清流。

内藤湖南孤高自许,骨格清奇,他研读诸葛亮,多带有夫子自道性质。有意思的是,内藤湖南力避附加在诸葛亮身上的诸多浮泛不经之论,基本上依据《三国志》,力求还原他所理解的诸葛亮。他特别在意诸葛亮的年龄,并把诸葛亮的年龄与曹操的年龄相比较,从而得出三国鼎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老年人或者说年长者与年轻新锐血气方刚青春澎湃者的较量。内藤湖南还提到了荆州益州的人口集聚,从这一别致的视角得出诸葛亮之所以提出《隆中对》是有着坚实的人口与经济的基础,并不是所谓高卧隆中神机妙算的突发奇想。内藤湖南在列举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时,也都是一一罗列,极尽所能,加一完备。书中征引的资料也都力求避免落入窠臼俗套,书中提到王世贞痛斥苏轼不读书,颇为令人振聋发聩。内藤湖南论述诸葛亮,多用通俗文言,读来特别而令人感慨。但很可惜,内藤湖南对于诸葛亮的研究,只是进行了一半,半途而废,刘备去世托孤之后的篇章,他已经列举了目录,想必已经思考成熟了,却没有形诸文字,留下残篇,着实令人遗憾而惆怅。

说实在话,看《三国演义》,至少在前一大部分,刘备三顾茅庐前后,年幼的我对诸葛亮的印象并不算太好。但再看《三国志》,读陈寿的文字与裴松之的注解,读诸葛亮自己留下来的文字,对诸葛亮的理解就更深了一些。撇去笼罩在诸葛亮身上的无谓光环,剥离鲁迅先生的“欲状其智而近乎妖”的荒诞不经,这样的一位身处乱世家世背景并不显赫的一介布衣,能够帮助刘备与曹操、孙权争雄,终于成就天下三分鼎足而立的局面,除了坚韧不拔的毅力,足智多谋的谋略,更为重要的是他明察天下大势的战略



《诸葛武侯》  
内藤湖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4月

元代学者周伯琦路经南阳,吊祭诸葛亮,他说,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庙荒草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惭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诸葛亮,还有三国,真是不尽的话题呢。

雷雨